

王苗, 刘浩, 赵东琦, 胡一可.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天津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构建 [J]. 风景园林, 2023, 30 (S2) : 46-50.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天津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构建

王苗 刘浩 赵东琦 胡一可 *

摘要: 【目的】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与传承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 目前针对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构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方法, 可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和利用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以天津市为研究区域, 对天津市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现状进行调查, 总结原保护体系在新时代的局限性, 并以文化遗产空间理论为支撑、地理信息系统为工具, 从市域层面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结果】通过识别遗产价值, 形成保护区划, 建立“点一线一面”保护体系, 实施管理机制保障措施, 构建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天津市遗产保护的总体框架。【结论】探索了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方法, 并对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和利用工作提出 4 条建议: 补充多维度价值判断; 加强遗产保护整体性; 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实施动态监督管控。

关键词: 历史文化资源; 国土空间规划; 遗产空间; 保护体系; 天津

基金项目: 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天津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研究”(编号 A22029)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3)S2-0046-05

DOI: 10.12409/j.fjyl.2023.S2.0046.05

自“十八大”以来, 国家越发重视中华文明传承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做出多次重要指示, 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2019年5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 标志着城市空间规划发展新阶段。《若干意见》提出了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五级三类四体系”, 明确了延续历史传承的任务要求, 文物保护首次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指导约束性专项^[1]。2021年3月,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中着重提出建立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信息库, 并将其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以便进行整体保护和统筹管控。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规划体系的变革, 标志着当前城市规划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若干意见》中明确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框架, 并要求从全域视角对遗产空间予以综合考量和整体保护^[2]。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国家遗产空间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开始较早, 目前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保护体系。1962年罗马提出了“历史中心区”的概

念。1984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国家遗产保护区(national heritage areas, NHA)。2006年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政府将市域内的绿色开放空间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构建了一个连续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在学术研究领域, 法国学者通过三维景观可视化组件SLE(Seamless Landscape Explorer)模拟文化景观空间^[3], 美国学者利用GIS平台构建主题模型和Markov模型^[4]。

目前中国将文化遗产按照分类分级的方式进行保护, 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的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杨涛^[5]提出在整体梳理历史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分层次、逐级地系统性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体系。雷泽鑫等^[6]运用层次分析法与GIS相结合的方法, 量化评估历史文化景观的价值。吴隽宇等^[7]以江门市为例建立文化遗产廊道保护空间网络。

在强调传承的时代大背景下,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可视化分析与保护已是大势所趋, 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数字化的保护和管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方向。通过借鉴国外数字化遗产空间研究的方法, 可以提出适应天津的遗产空间保护措施。因此,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 城市如何快速转变保护理念, 构建科学的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2 当前天津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局限性

2.1 遗产价值模糊、数量不清

中国文物保护经历了1949—1980年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心、1980—2000年构建多层次保护体系, 以及2000年至今保护体系调整重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保建筑)3个阶段^[8-9]。早期文化遗产的概念相对浅薄, 类型数量较少, 随着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红色遗产等各类型遗产融入历史文化保护范畴内, 文化遗产的定义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但遗产价值还需进一步挖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传统保护体系下,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与历史价值的遗产资源总是最先被各地政府和社会关注, 并受到全力的保护和修复, 但是对于价值较低的遗产资源却存在发掘不全、价值不清、保护力度低等问题。同时, 保护工作往往存在“重法定, 轻扩展”的问题,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天津市关注度较低的遗产资源的发掘与价值判定工作。在天津市现有的900余处近现代文物建筑中, 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仅占少数, 历史文化社会价值的研究、挖掘和展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10]。天津的遗产保护存在涵盖不全、价值挖掘不足等问题: 据已统计的文化遗产名录, 除去391处已经定

级的文保单位,仍有1 000余处未被定级或级别不清的文化遗产未得到应有的保护^[11]。

2.2 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凸显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在“三区三线”的划定工作中,大量的文化遗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重合,城市想要发展扩大,而文化遗产空间需要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起步较晚,加之经济发展带来的全国性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之争^[12]。例如天津杨以德旧居、日伪河北宪兵分队驻地旧址院落、天津铁路印票所旧址等都是因天津地铁2号线、3号线的修建被拆除。此外还有戈登堂、仁慈堂等众多历史建筑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下消失或损毁(表1)。

物质文明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对享受文明的需求驱使城市建设不断扩张,也间接导致文化遗产与城市记忆的不断消亡^[13]。城市建设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遗产保护是为了保存记忆,二者之间有共同目标,但也存在尖锐矛盾。天津作为一座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空间的城市,存在大量老旧街区,如众多近代历史建筑集中于原租界区内,与天津城市核心区域交织重合。文化遗产占据着城市中的繁华地段,城市更新与遗产空间保护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土地之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认识到将遗产保护纳入国土空间保护框架,是实现历史文化资源全域全要素综合统筹、整体保护的重要手段与现实基础^[14]。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理清城市文脉、明确各类各级遗产资源价值、完善文化遗产资源名录、形成区域性视野已经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领域共同遵守的准则^[5]。遗产数量不清,价值不明,用地属性的矛盾冲突正严重侵害城市记忆,急需社会各界的重视。

3 构建天津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的创新探索

3.1 明确天津文化遗产价值,完善遗产名录

天津文化遗产资源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表1 天津中心城区部分文化遗产空间保存状况

Tab. 1 Preservation of some cultural heritage spa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Tianjin

遗产名称	地址	建设年份	消失或改建年份	现状
仁慈堂	水阁大街3号	1862	2010 拆毁	拆除后于2011年在原址附近仿建
利顺德饭店	台儿庄路33号	1863	2009 提升改造	正常经营饭店并加建酒店博物馆
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办公楼	进步道29号	1904	不详	整修为天津电力科技博物馆
北洋女师范学堂	天纬路4号	1906	不详	改建为天津美术学院
德国电灯房	小白楼电灯房胡同	1908	2005	因海河沿岸城市开发项目拆除
天津西站老候车楼	西站前街1号	1909	2009 扩建	原建筑平移保存
启新洋灰公司大楼	大沽北路111号	1913	2005	因大沽北路拓宽工程拆除
法租界法国花园	中心花园路16号	1917	1941 改建, 1981 重修	拆除后改造为中心公园
法国电灯公司	哈尔滨道228号	1910	2009	开发为城市商业综合体
浙江兴业银行大楼	和平路237-1号	1921	2006 部分拆毁	改建为星巴克旗舰店
俄租界陆军医院	西锦路南侧	1921	2010	拆除
中国实业开发银行	大同道15号	1921	2005	因大沽北路拓宽工程拆除
平安影院	浙江路32号	1922	2005 拆除重建	改建为天津音乐厅
英租界海大道先农大楼	大沽北路111号	1923	2006	因大沽北路拓宽工程拆除
黄荣良旧居	赤峰道72号	1927	2005	现存为瓷房子博物馆
盐业银行大楼	赤峰道12号	1928	2008	部分拆除
惠中饭店	和平路滨江道交口	1930	不详	现存,依旧为酒店加底商的模式

构建遗产名录“一张图”体系,有利于建立文化遗产资源信息数据库,矢量化保护范围,推进遗产数字化管理,形成对文化遗产空间的动态监督。

3.1.1 识别文化遗产价值,挖掘潜在遗产

传统的以文物、村、镇等为单位的保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是塑造更具自然与文化价值的国土空间必然的发展方向^[15]。《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也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所处环境的整体性保护^[16]。将研究视野转向区域性、整体性格局保护,有利于增强文化遗产资源在空间维度上的连通性和时间维度上的文化关联与传承^[17]。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区域性视野逐渐成为业内共识,因此在识别文化遗产时,要求研究者延展时间脉络、扩展空间范围、强化系统关联。

随着城市增量发展转入存量发展,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和冲击,遗产价值没有科学的量化评估以及公众对遗产价值认知的缺乏,导致遗产空间面临着建设品质不佳、活力缺乏、孤岛化、同质化的危机。因此建立科学的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

系和增加公众参与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第一步。

3.1.2 完善遗产名录,形成“一图一表”

面对天津遗产种类丰富、保护标准不一等现实状况,提出统筹构建全类别保护名录体系的工作思路,建立“一图一表”管理数据信息库^[18]。“一图”通过网络获取历史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信息并形成完整的数据库,结合实地勘探对存疑数据进行校对,获得有效的历史遗存信息点,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个、传统村落4个、历史文化街区14个、历史风貌建筑877处、不可移动文物2 000余处^[19]。本研究基于ArcGIS平台,对现有文化遗产空间进行信息统计和可视化分析,系统化梳理天津文化遗产空间资源,构建“一张图”数据资源体系。“一表”则将现有历史文化遗产分为4个大类、13个小类(表2),统计各个历史文化遗产点的基本信息、保护条例、保护机构、历史背景、可利用程度等,建立天津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信息“一张表”,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数字化。

3.2 划定保护范围,形成保护区划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强调要明确各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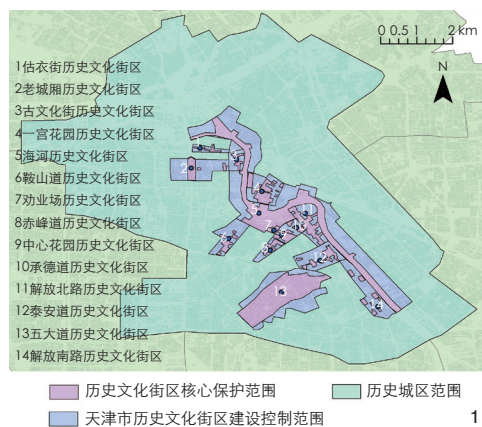
表2 天津历史文化遗产体系

Tab. 2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of Tianj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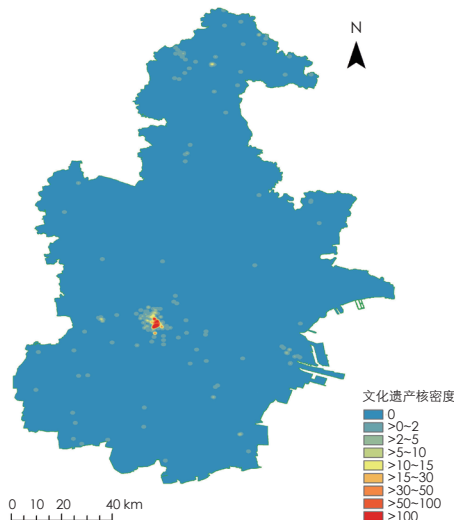
遗产类型	保护等级	数量或名录
世界遗产	世界级	大运河天津段、古长城蓟州段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4处
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20处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51处
	历史风貌建筑	877处
聚落类遗产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	蓟州古城
	历史文化街区	14处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杨柳青镇、西井峪村
	天津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5处
	传统村落	8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	49处
	市级	357处

1 天津市中心城区聚落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Protection planning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settlement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Tianj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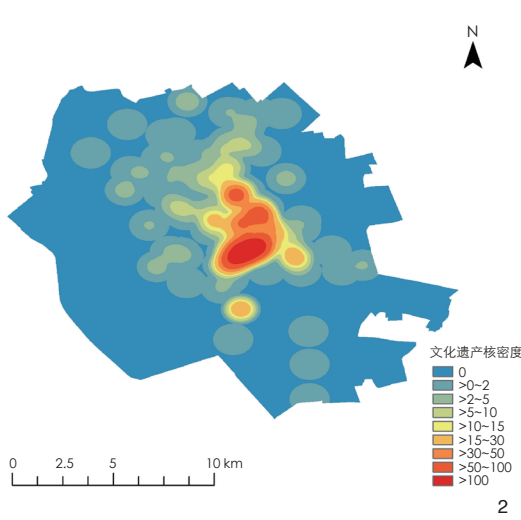
2 文化遗产核密度分析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cultural heritage



天津市文化遗产核密度分析



天津市中心城区文化遗产核密度分析



筹划定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线^[16]。根据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提取相应坐标点，在 ArcGIS 平台形成保护区划（图 1）。但由于各类保护专项规划相对独立，保护范围划分方法不一，如有交叉重合的保护区划则以资源保护级别最高的保护范围为准。

3.3 建立“点—线—面”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时代背景下，建立全域全要素统筹视野，形成遗产空间格局，有利于实现对未来城市的科学预测、合理规划与充分利用^[20]。探索构建“点—线—面”的

保护体系，形成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格局。

3.3.1 面：文化遗产资源密集区和已建成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首先，通过数字信息化技术形成“全城全要素”的天津文化遗产空间数据库，共包括 3 层数据结构：1) 历史文化遗产要素空间落位相关数据；2) 已建成的历史文化保护区；3) 基础数据，比如道路、河流、行政边界等。

其次，通过 ArcGIS 平台识别天津市文化遗产空间聚集程度较高的区域，参考文物等级、区域影响力、保存情况等因素，对域内的文化遗产空间进行赋值，形成矢量化

图形。在国土空间层面，如果文化遗产空间聚集面积太小，则不具有聚集效应。通过 ArcGIS 平台的核密度分析法对天津市全域文化遗产空间进行分析，搜索半径设定为 1 000 m，将面积大于 400 hm² 的聚集区作为文化遗产空间密集区^[21]（图 2）。在文化遗产空间密集区内采用区域视野，整体地辨别文化遗产在时间、空间、精神、功能等上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在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保护的基础上，更应将文化遗产看作一个整体。“遗产保护”保护的并不是单独、孤立的某一个重要文化遗产，而是保护文化遗产所依存、延续的整体空间。建议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建立导则，严禁危害文化遗产底线管控空间的任何行为活动，严格管理协同管控空间，协调好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空间，以及文化遗产空间与国土空间的重合空间。在支撑保障空间层面，鼓励遗产活化利用，增设文化遗产延续必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传承历史文脉，促进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

3.3.2 线：线性遗产空间及周边遗产资源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主要分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虽然线性遗产空间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这种以文物为单位的保护方式会严重割裂线性遗产，破坏其完整性和原真性。1974 年，地理学家苏尔将“文化景观”^[22]定义为：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具备某种地域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并随人类活动而动态变化。因此在构建保护体系时，保护方式应该从单点的保护转变为对整个线性遗产的整体保护，也就是对整个线性遗产空间的保护，同时应强调对多个单点文化遗产空间的整合与跨区域合作。因此参照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将大运河两岸 2 000 m 范围划定为核心监控区（图 3）。

线状文化遗产空间周边往往附带大量相关的文化遗产点，同时还有孕育线性文化遗产的自然景观以及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应该纳入保护区当中。重视与人文资源相互依存的环境的整体保护，全域全要素保护线性文化遗产空间。大运河（天津段）占

总长度的 1/10 左右, 约 195.5 km, 分南、北运河 2 个部分。沿运河分布着众多历史文化遗产, 包括中心历史城区、杨柳青镇、独流镇等, 凝结着天津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其中三岔河口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监控区内涉及 7 个历史文化街区、1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24 处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 以及 21 株古树名木^[23]。

3.3.3 点: 遍布全市的文化遗产资源点位

“点”为分散的文化遗产资源, 包括历史建筑、重要的历史遗迹等物质遗存、景观空间节点等(图 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就非常重视文物保护, 1961 年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中正式提出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及界定方式。在至今 60 余年的发展中, 针对“文物单位”形成的法规、保护体系、指标等都已经相当成熟, 因此对于分散在全市各处的文化遗产资源可以依照原有的保护体系进行保护。注重“底线管控+引导利用”的发展方式^[18]。在底线管控方面, 为文化遗产本体空间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底线, 严禁任何危害文化遗产本体空间的产业活动。在引导利用方面, 应在遗产空间可承受的范围内鼓励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 同时大力发展文创旅游、科普教育、便民公园等产业, 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 延续其生命力, 促使文化遗产空间高质量发展。

3.4 实施管理机制保障措施

根据天津历史文化遗产信息, 搭建现代化信息平台, 并将该平台作为遗产资源保护、管控、活化利用和科普教育等工作的支撑(图 5)。同时注重管控底线的矢量化和保护的整体性, 由“点”的保护转向“面”的整体性保护, 并纳入天津历史文化遗产信息平台, 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一张图”体系。在文化遗产管理监督方面,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修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编制保护传承管理办法。在文化遗产利用方面,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 补齐天津各文化遗产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打破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过于孤立的弊端, 重新激发文化遗产空间活力, 促进文化传承与文化遗产空间的活化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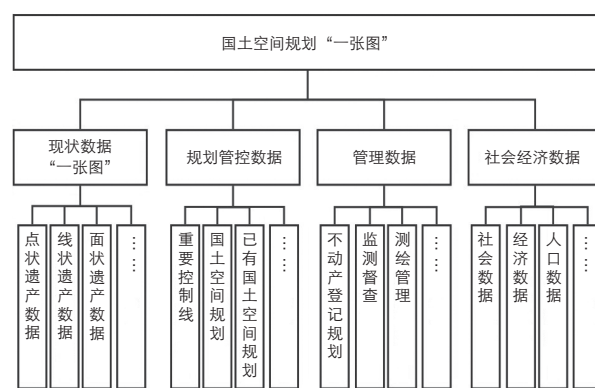


3 天津市线性文化遗产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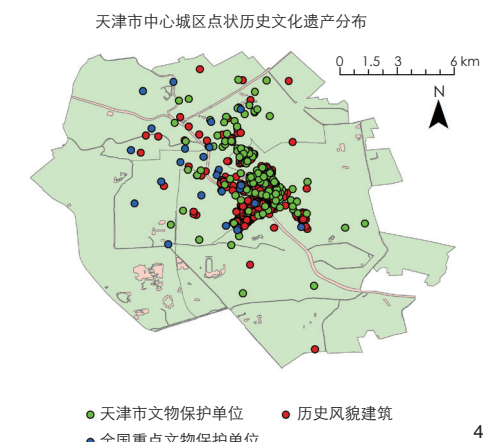


3 天津市线性文化遗产分布
Distribution of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Tianjin

4 点状历史文化遗产分布
Distribution of dott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5 “一张图”数据资源体系



5 “一张图”数据资源体系
“One Graph” data resource system

4 讨论与结论

文化遗产空间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保护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尚且处于探索阶段, 本研究结合文化遗产空间相关理论, 以及文化遗产相关保护工作现状, 对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与传承工作提出 4 点建议: 1) 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多维度判断, 发掘城市在空间、时间等视角上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体现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差异性, 做到全要素、全时空下的文化遗产空间保护; 2) 立足于区域视野, 注重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以及与之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保护, 构建整体性的保护体系; 3) 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 以文化遗产空间为核心塑造魅力国土空间, 处理好保护与传承的关系, 增强历史文化资源空间活化利用, 促进文化遗产空间保护高质量发展; 4) 通过数据信

息建立国土空间“一张图”体系, 实现对文化遗产空间的动态监管。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9-05-24 (1).

[2] 姜岩, 孙婷, 董钰, 等.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研究及西安实践 [J]. 规划师, 2022, 38 (3): 110-116.

[3] GRIFFON S, NESPOULOUS A, CHEYLAN J P, et al. Virtual Reality for Cultural Landscape Visualization [J]. Virtual Reality, 2011, 15: 279-294.

[4] ALEXANDRIDIS G, CHRYSANTHI A, TSEKOURAS G E, et al. Personalized and Content Adaptive Cultural Heritage Path Recommendation: An Application to the Gournia and Çatalhöyük Archaeological Sites [J]. User Modeling and User-Adapted Interaction, 2019, 29(1): 201-238.

[5] 杨涛.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国家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思考 [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 (3): 81-87.

[6] 雷泽鑫, 罗俊杰, 曹磊. 基于 AHP-GIS 的历史性城市景

观价值评估量化研究：以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例 [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21, 50 (4) : 630-637.

[7] 吴隽宇, 陈康富, 陈静文, 等.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江门市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35 (1) : 7-16.

[8] 仇保兴. 风雨如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30 年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9] 林林.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体系演进与反思 [J]. 中国名城, 2016 (8) : 13-17.

[10] 邵波, 钱升华. 近现代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理念与实践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21 (1) : 14-22.

[11]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21—2035 年) 草案公示 [EB/OL]. (2022-11-2) [2023-12-01]. https://ghhzrzy.tj.gov.cn/ywpc/cxgh_43015/ghgs/202211/t20221102_6024105.html.

[12] 崔卫华, 贾婉文. 近十五年我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动向：基于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 [J]. 东南文化, 2013 (5) : 17-25.

[13] 苏东海. 城市的高速度发展与文化遗产的高速度消失 [N]. 中国文物报, 2007-06-22 (5) .

[14] 陈紫涵, 柳肃. 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遗产保护体系的价值转向 [J]. 规划师, 2023, 39 (8) : 66-73.

[15] 张兵, 罗彦, 白杨. 整体创造更具自然与文化价值的国土空间 [J]. 中国园林, 2023, 39 (8) : 6-14.

[16] 自然资源部.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 [R/OL]. (2020-09-22) [2023-05-10]. http://vod.mnr.gov.cn/spxw/202009/t20200925_2562283.htm.

[17] 齐一聪, 张兴国. 时空新生与文化碰撞：城市空间遗产的价值认定与保护机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 (4) : 113-118.

[18] 田家兴, 郝静, 单彦名.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域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体系构建探索：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 (1) : 60-65.

[19] 天津将建调查评估长效机制：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EB/OL]. (2022-08-14) [2023-02-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065387146059535&wfr=spider&for=pc>.

[20] HUANG Q, PENG B, EHSAN E, et 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J].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2021, 17(3): 573-583.

[21] 贾宁, 王攀, 张捷, 等. 国土空间规划中历史文化遗产体系建构的思考 [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09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 9.

[22] SAUER C.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108-116.

[23] 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印发《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规划》 [EB/OL]. (2020-10-10) [2023-05-10]. http://yunhe.china.com.cn/2020-10/10/content_41320180.htm.

图表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 1~5 由作者绘制, 其中图 1 中的历史文化街区核心范围和建设控制范围根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公布的各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文件绘制, 图 2~4 使用的天津市边界来自自然资源部网站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表 1 由作者根据历史资料整理绘制; 表 2 由作者根据“三调”数据绘制。

(编辑 / 边紫琳)

作者简介:

王苗 / 女 / 博士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向为景观遗产保护

刘浩 / 男 / 土家族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赵东琦 / 男 /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建成环境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景观设计方法

胡一可 / 男 / 博士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风景园林系副主任 / 本刊青年编委 / 研究方向为城乡公共空间
通信作者邮箱: huyike11@tju.edu.cn

WANG M, LIU H, ZHAO D Q, HU Y K. Construction of Tianjin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0(S2): 46-50. DOI: 10.12409/j.fjyl.2023.S2.0046.05.

Construction of Tianjin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WANG Miao, LIU Hao, ZHAO Dongqi, HU Yike*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Methods] Taking Tianj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Tianjin, summari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riginal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research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nicipal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protection system by virtue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Authors:

WANG Miao,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heritage protection.

LIU Hao (Tujia)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Results] The research build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ianjin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by identifying heritage values, forming protection zones, establishing a “point - line - plane” protec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ing a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secure the protectio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our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upple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judgment; strengthen the holistic natur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culture leadership; and carry out dynamic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eritage space; protection system; Tianjin

ZHAO Dongq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olitecnico di Milano.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design method for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U Yike, Ph.D., is a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and a young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paces.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uyike11@tju.edu.cn